

行过三峡更见山河壮阔

刘家平

我曾在无数书卷里读过长江,读过三峡,却从未想过,真正置身于这方山水之间时,所有文字都变得轻浅。这一程,我乘舟过瞿塘、穿巫峡,驱车沿G348国道穿越西陵,又伫立在三峡大坝前,看高峡出平湖,听江风诉古今。

从奉节县码头登船,江面宽阔,波澜不惊,澄澈碧绿的江水蜿蜒向前,两岸远山如黛,令人心旷神怡。行不多时,便至白帝城与瞿塘峡。天地骤然收束,方才的开阔意境瞬间被雄奇险峻取代。两岸绝壁如刀削斧劈,赭红色的崖壁直插云天,夔门雄峙,扼守大江。这里是三峡的门户,亦是巴蜀的咽喉,古往今来,无数舟楫在此险滩颠簸,无数传奇在这峭壁间深藏。

相传上古之时,洪水横流,生灵涂炭,大禹治水至此,劈山凿石,疏导江流,才让奔腾的江水有了归向。那些嵌在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石孔,虽历经千百年风雨侵蚀,早已斑驳沧桑,却依旧默默镌刻着先民的坚韧——这里曾有巴人攀缘求生,商贾负重远行,亦有兵卒执戈戍守。

当年刘备白帝城托孤,悲怆在此;李白轻舟徐行,豪迈在此;杜甫登高望远,沉郁在此。一峡江水,容纳了帝王的无奈、诗人的豪情、过客的感叹。如今的夔门依旧雄奇,只是少了昔日的险滩急流,多了几分从容。一艘巨型游轮与我们的小船擦肩而过,两边甲板上的人们相互招手致意,游轮荡起的涟漪一层层滑向小船,船舷托起朵朵浪花。站在船头仰望,岩壁上的斑驳痕迹像是岁月刻下的文字,无声地讲述着,什么是天地壮阔,什么是沧海桑田。

舟行至巫峡,雄奇渐退,温婉袭来。云雾在十二峰间流转,峰峦时隐时现,宛如仙境。巫峡之美,美在烟云,更美在传说。巫山神女的故事,在这里代代相传。瑶姬本是天界仙子,不忍人间洪水肆虐,下凡助大禹治水,功成之后不愿回去,化作奇峰,守护峡江百姓。从此,朝云暮雨皆是她的身影,江流婉转皆是她的柔情。

当地人讲,巫峡的云雾是有灵性的,那是神女的衣袂,是峡江的魂魄。千百年来,渔樵耕读之人,往来行旅之客,都在这云雾间得到慰藉。猿声早已不再凄切,取而代之的是江风轻吟、水波微响。巫峡藏着最柔软的东方浪漫,藏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温柔。在这里,你会懂得,中国

人心中的山水,是寄托了信仰、情思与向往的精神家园。船过巫山县城,一座座楼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小山坡上,在夕阳的照射下更显几分明艳与宏伟。巫山老县城已永远沉于江底,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。

离舟登岸,沿G348国道驱车前行,便入了西陵峡。若说瞿塘雄、巫峡秀,西陵峡则以险与野著称。滩多水急,山峦连绵,江岸人家星罗棋布,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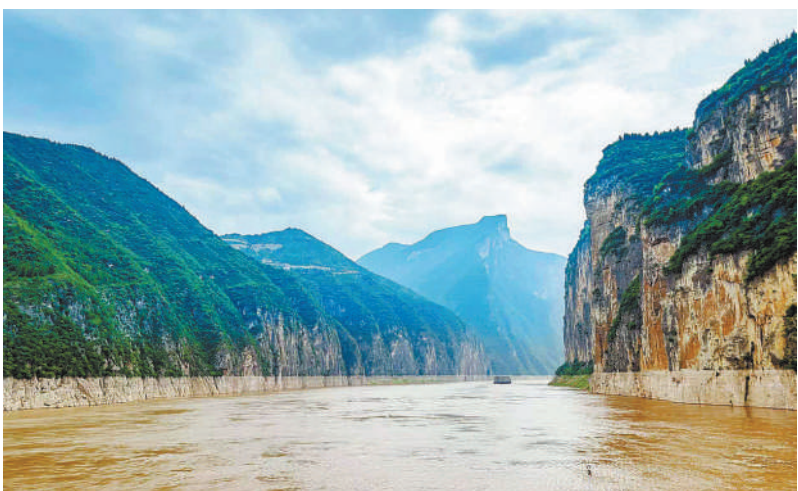
峡江两岸的百姓,曾经依水而生,以渔为业,船是家,江是田。如今高亢的船号子虽已远去,却仍沉淀在这片土地的风骨之中。

两岸坡地之上,橙树连片成林,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,金黄橙红相间,在江风里摇曳出满眼喜庆。村民们忙着采摘、装运,笑语随江风飘散,丰收的喜悦被写进这峡江的烟火人间。漫步在古村古镇之中,白墙黛瓦依崖而建,每一块青石板,每一扇木窗棂,都藏着岁月的故事。这里有龙舟竞渡的热烈,有婚丧嫁娶的古朴习俗,有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,有代代坚守的生活智慧。西陵峡的美,是人间的美,是烟火的美,是历史落在土地上,长出的鲜活生命。

当三峡大坝赫然在目,所有历史的厚重,便在此与现代的壮阔相逢。站在坛子岭观景台上,五级船闸尽收眼底。船闸水门开合台,船只进进出出,不经意间竟跨越了100余米的落差。

立在坝上望去,高峡平湖,碧波万顷。昔日险滩,已成通途;滔滔江水,被稳稳安放。这不单是一项工程,更是一个民族驯服自然、造福后人的气魄。古时大禹治水,是神话里的救世;今日三峡工程,是现实里的壮举。千百年前,文人墨客叹三峡之险、民生之艰;千百年后,我们站在同一片江上,看见安宁,看见富足,看见山河换了新颜。极目远眺,对岸那一片依山傍水、层层叠叠的白墙黛瓦,便是屈原祠。若是他亲眼眼前这般景象,定会再作一篇《天问》——问江水何以这般平静?问百姓何以这般富足?问世间何以这般安宁?问家国何以这般富强?

江水依旧东流,从远古流向未来,从传说走向现实。三峡本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。山水无言,却因一代代人的足迹与笔墨,永远鲜活,永远年轻。它藏着大禹治水的传说,藏着神女守望的浪漫,藏着诗人墨客的千古绝唱,藏着巴楚儿女的烟火人生,更藏着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。瞿塘的雄、巫峡的秀、西陵的野、大坝的伟,共同构成了三峡的灵魂。江风吹过耳畔,像是千年的低语,告诉我:山河不老,文明不息。我们都是峡江上的匆匆过客,却在这一川江水里,读懂了半部华夏。



峡江叠翠入画来(图片来源:包图网)

春之海

吴华中

1
春天来了——
我把许多回忆,虚设成
熟透的、丰盛的季节
有一个声音,在远方召唤着我
我看见一片无垠的大海
看见一艘邮轮,一片帆,一只
海鸥
还有海鸥身上飘飞的片片羽毛
此刻,我的诗句——
正乘风破浪,驶入大海的最深处
而春天啊,正把梦往一个方向倾斜
——浪花如雪,俯拾皆是

2
忧伤的空气,弹着自己的弦
拨动着安静的夜晚
那一朵朵美丽的花,是否已庭
院深深
——千万条波浪,已汹涌而来
异乡的雨丝,任回忆的牙齿咬
也咬不断
今夜,你的枕边飘飞的是谁的
梦
风在海水下沉默,你看——
我早已把一枚月亮,种在大海
的胸前

春分至 岁月暖

傅中平



一抹鹅黄先报春

翟焜摄

一把强光手电直照眼睫,我常被吓得捂住耳朵、闭上眼睛。

惊雷过后,春天才大大方方地铺展开来。不仅冬眠的动物在洞穴里睁开了眼睛,广袤大地上的花草树木也都苏醒过来。你看,原野上草绿了、花开了,树木返青了、麦苗起身了……到处都是花红柳绿、生机盎然。

“田家几日闲,耕种从此起。”春分时节,冻土层已完全融化,土地湿润松

软,气温上升,正是春耕的大忙时节,田间地头渐渐热闹起来。自古以来,辛勤的农民是最懂得根据节气安排农业生产的,他们总能循着节气的脚步,将一年的耕种打理得妥妥当当、有条不紊。

此时的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滋润。绵绵密密的春雨恰似一首抒情的小诗,于烟笼雾罩之中润物细无声。一场春雨过后,湿润的田野里会生出许

春生美好 万物向荣



春望

张永生/摄

草木赴新生

廉彩红

人们对春天的喜爱,源自草木复苏的生机,因着“春风吹又生”这句诗,人们对春天又多了几分偏爱。这简单的五个字,道尽了生命轮回的宿命感,予人无限希望和温暖。

说起春风,人们心头最先浮起的,便是愉悦、轻松与惬意。几千年来,文人墨客咏叹春风的诗词从未停歇——“春风复多情,吹我罗裳开”,这是多情的春风;“一树春风千万枝,嫩于金色软于丝”,这是轻柔的春风;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,这是旖旎的春风;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,这是潇洒的春风。

我却认为,春风吹过的诗行中,“春风吹又生”格调最高,也最朴素动人。此句出自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,全句为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寥寥十字,写尽了野草遇春即发的顽强生命力。

春天的底色,是草木铺就的蓬勃生机,是万物复苏的磅礴力量。

“春风先发苑中梅,樱杏桃梨次第开。荠花榆荚深村里,亦道春风为我来。”白居易对春风,真是爱到了极致。这首诗名为《春风》,只咏春风,千年之后,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的欢欣雀跃。春风吹开花,花朵重重里,白居易步履轻盈,胸中澎湃着一颗热忱盎然的心,和春风相和相契,吟哦不绝。杜甫笔下的“迟日江山丽,春风花草香”则道尽了春天的真意。春天,不只有娇花争艳,更是草木与生灵共赴的生命盛宴。

春风引领着节气,一步步向前走。

春分平分了春色,也催熟了田垄间的希望。农谚有云:“春分麦起身,一刻值千金。”春风拂过田垄,麦叶儿发出轻得几不可闻的唰唰声,摇晃着身子向上拔节。农人扛着锄头下地,引水灌溉,除草施肥,脚下的泥土都带着松软惬意。田埂上布谷声声,一畦畦麦苗喝饱了春水,迎着风一节一节往上长,把一年的希望都藏

在纸箱里,箱中的蚕宝宝立刻啃食起来,沙沙的声响,如潮水轻涌,萦绕在耳畔。

待到小满,草木早已褪去嫩黄,换上浓绿的衣裳;杏儿染上了娇黄色,望之生津;杨柳枝条垂到水面,槐花开出一串串雪白,香气弥漫整条街巷。我认真观察过,春日里的草木都带着一股子闯劲,不管是田埂上的狗尾草,还是庭院里的梧桐树,都拼尽全力地生长,生怕辜负这短暂的春光。

我多想,与草木一起扎根在春天,为大地增添一抹鲜活的颜色——即便我身影单薄,平凡无奇。与岁岁逢春的草木相比,我不过是时光过客。我会老去,但草木却年年重生。对春日草木心怀敬畏,是历经岁月沉淀后才懂得的通透。这是对生命的礼赞,无关浮华,只为真诚。

春天是草木的觉醒,是生灵的欢腾,是万物重启的序章,是希望最本真的模样。



桃花灼灼 翟焜/摄

人间最美是初萌

杨占厂

春天最美的样子,是来而未至之时。

这样的时光,横贯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四个节气。尤其是长江以北,大地刚从漫长的冬季里苏醒,如同婴孩才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,懵懂而清新,花未全开,景未全美,恰是最动人的模样。

春天的来临是静悄悄的,不像夏天以炙热的日照,秋天以高远的流云,冬天以劲烈的北风作为标志。真正催人感知春天的,是一场绵绵细雨。这场雨,是号角,是神谕。自此万物苏醒,大地上遥遥看去,若有若无的绿意铺陈、在渲染,起初是在山峰,继而到了原野,最后攀上枝头。

枝头上除了淡绿,还有萌黄。“萌黄”是古人用来描述初春垂柳的颜色,意思是新生的、最纯的黄,饱含着初生机气的惊喜和欣慰。怎么能不惊喜呢?算上深秋,长达三四个月的寒冷天气里,眼前尽是萧瑟荒芜之景,突然间与抽枝发芽的柳树撞个满怀,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见的。

到底是初春了,冰面解冻,再经一两场春雨,河水开始鼓涨涨起来。微风掠过,河面泛起青白色的涟漪,换了新装的柳枝也舞动起来,立于这般景致里,闷了一冬的人们,身体好似也都跟着轻盈起来。只要亲身体会过,一定能和千年前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共鸣共情——那个春日里,为时政忧心已久的他走进田野,走近溪畔,顿时眉间舒展,胸中块垒全消,《新柳》一挥而就:“柳条百尺拂银塘,且莫深青只浅黄。未必柳条能蘸水,水中柳影引他长。”

柳条萌黄之后不久,各式各样的花就陆陆续续地开了,能“蘸水”的春日景致一下子多了起来。最美的是桃花:“双飞燕子几时回?夹岸桃花蘸水开。”“杨柳笼烟袅嫩黄,桃花蘸水染红香。”

蘸了春水的草木焕发出别样生机,动物也不甘落后。在惊蛰前后,河里的水鸟突然之间就多了起来,发出各种音调的鸣叫。水塘里,闹腾的鸭子和矜持的白鹅,一同搅动一池春水。数月未见新鲜草料的耕牛在阡陌间缓行,嗅一嗅刚拔节的植物的水润气息,不禁“哞哞”叫了起来。

这时候的农人们,也在盼一两场春雨。不是为了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的雅致,而是为土地翘首企盼这贵如油的天赐之水。在农耕时代,一年的光景好坏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春雨的雨量是否充沛。每一缕静静飘落的雨丝,对农人来说都至关重要,对此,没有比韦应物描述得更形象的了:“微雨众卉新,一雷惊蛰始。田家几日闲,耕种从此起。丁壮俱在野,场圃亦就理……”

那些年里,人们真是忙碌呀!他们无心观赏柳枝轻拂的银塘、满目葱茏的绿意、次第灿烂的花开。在他们眼里,只有争分夺秒的耕作,不耽误每一个“天时”。可即便忙碌,仍不忘谆谆告诫后辈:四季里的春天最不可辜负,人生里的春天更要珍惜——好好生活,好好读书。